

畫家吳梅嶺 為何可以健康活到107歲？

文·圖／張天鈞

小時候，在嘉義縣六腳鄉蒜頭村的小學校長宿舍，掛著一張吳梅嶺畫的圖。我爸爸說，那是天敏畫的。

吳梅嶺，本名「天敏」，又名「添敏」，1897年出生於諸羅縣樸仔腳（1920年更名為嘉義朴子），也就是我故鄉蒜頭的附近。

明末，漢人自大陸來樸仔腳開墾，並且該地又位於牛稠溪（今朴子溪）的出海口，所以逐漸形成一個交通便利的貨物集散處。

吳梅嶺祖籍金門，祖先在清末時，經營大陸唐山沿海與南臺灣之間的海上貿易。某次航行中不幸遇到颱風，因而駛進臺南港口避難，於是決定遷居臺南。歷經數代後，又因水路轉運考量，移居到樸仔腳。

吳梅嶺為吳燦與妻子涂珠所生，由於其雙親一共生了13位子女，他是么兒，出生時父親已經40餘歲，老年得子，期望幼兒天資聰敏，所以取名為「天敏」。

1898-1914年，朴子因鼠疫大流行，造成數千人死亡，吳家孩童只有長子吳炎、二姐吳食婆與吳梅嶺三人倖存。

吳梅嶺的父親是位仁厚慷慨、熱衷繪畫的生意人。為了精進畫藝，時常四處尋找廟宇畫師的手稿，或託人於大陸購買畫本，悉心臨摹，所以也兼做地方節慶寫燈、廟宇描繪塗漆、彩繪大屋樑棟等生意。兩兄弟耳濡目染，也就學會寫燈。1904年父親吳燦生病去世，當時吳梅嶺才7歲，長子吳炎繼承洋行，繼續為當地居民於逢年過節時寫燈，所以被稱為「燈炎師」。

吳梅嶺正式入學時已經11歲（1907）。在學6年期間，大部分時間仍需協助大哥在洋行裡揮毫寫燈，亦即在大紙燈籠上，寫上「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百年好合」、「壽比南山」等吉祥話語。吳梅嶺寫的燈越來越受鄉民喜愛，因此生意蒸蒸日上。

當地供奉媽祖的廟宇以「樸樹宮」為主，因為媽祖能庇佑海上船隻。1849年，「樸樹宮」改名為「配天宮」。民眾漸漸選擇居住於寺廟兩側，帶動了當地的經貿興隆，更促發了廟會慶典、風俗節慶的日益繁華，燈花、插花、吟詩、歌詠、書畫展覽等藝文性活動也孕育而生。因此，配天宮成為當地藝文人士的重要聚會處所。但吳梅

嶺說：「早年在朴子，婚喪喜慶才用得到藝術」，「除此之外，廟宇的油漆畫、『媽祖生』的藝閣等都與藝術有關，不過純粹是藝術家的人大概沒有吧！」

17歲的吳梅嶺自樸仔腳公學校畢業後，全心全力在洋行協助家業發展。1916年（20歲）吳梅嶺出差，首次到臺北。當他初抵臺北時，正值公會堂（今中山堂）的外圍舉辦「日本國博覽會」，這個博覽會是因為臺灣勸業共進會為了慶祝臺灣總督府初建完成而舉行的，也因此讓無吳梅嶺有幸順道參觀這場有史以來從未見過的盛會，並引發了習畫的念頭。

1918年他報考母校樸仔腳公學校教員甄試，順利錄取，23歲（1919）正式成為教員。同年他與地方名望紳士之女丁誥結婚，婚後一年生下長子吳錫煌。此時他也開始學習「東洋畫」，看了很多畫冊、圖稿，更讓他決定要走繪畫這條路。

東洋畫的主要原料是膠彩，以礦物性顏料、植物性顏料及金屬性顏料（金、銀、鋁等），再調以動物膠（鹿膠、魚膠、牛膠）作畫，使色彩鮮麗不易脫落。近年來以膠彩畫取代東洋畫之稱謂。

1921年（25歲），吳梅嶺考取了臺北師範講習科（預科），得到臺北進修一年，特別是想跟隨在臺北國語學校任美術老師的日籍美術家一石川欽一郎，因為他的英國式渲染效果的寫實水彩，很能捕捉多溼炎熱的臺灣鄉村風景。孰料事與願違，因為石川欽一郎在他北上之前已經返回日本。但他仍積極地加強自我對美術的學習與訓練。

吳梅嶺在臺北就學時，起初住在艋舺，所以

常就近到龍山寺周邊的手工藝店、佛具店瀏覽。後來又搬到大稻埕。1922年（26歲），吳梅嶺取得了總督府發給的公學校準訓導長資格，返鄉後派任到六腳鄉公學校擔任訓導。

吳梅嶺認真盡職，早出晚歸，不論陰晴或風雨，總是騎著單車，往來於顛簸崎嶇的石子路，這段路程，離家約3、4公里遠，頗為辛苦。他的詩句是這樣描述的：「北風迎面車不前，風雨相推受苦天；常背踏車走泥路，六腳通勤苦難言。」

1924年（28歲）他轉職到朴子女子公學校，擔任訓導主任，同時在鄰近的朴子公學校兼課。吳梅嶺說：「我到女子學校教書，看到沈黃笑老師提供傳統畫稿給學生刺繡…感覺刺繡很可以表現朴子的特色，便與沈黃笑老師商量，由她指導技術，我來畫畫稿給學生刺繡。」

學生蔡金璇說：「所有女學生都會繡這些畫，當時老師幫我們畫畫稿，都只收本錢，有的學生家境較差，又要繡，又要裱，大家都留下來



吳梅嶺年輕時指導學生寫生。（取材自《嘉義縣政府季刊》2007夏季號）

當嫁妝。」吳氏真正比較認真畫東洋畫，是在參加春萌畫會之前一、二年，後來參加了春萌畫會，同時因入選臺展，跟畫會的伙伴在嘉義、臺灣地區寫生，作品才一天比一天好了起來。1930年【新岩路】入選第四屆臺展：描繪臺南白河一帶景色，鳥瞰開闊的盆地，以溪橋為畫面焦點，再由小徑引向山腳叢樹中的人家。有傳統及日本工筆畫的細膩感。1932年【靜秋】入選第六屆臺展：描繪兩位女童在庭園中掃落葉，似有秋思。人物情態生動。1934年為參加第八屆臺展，在臺中宿舍繪製大型絹畫【庭園一隅】。描繪鳳凰樹下的庭院，一對母女遊於花叢間，園中扶桑茉莉等花卉盛開。母親之造形，從觀音菩薩之神態得到靈感，略呈『S』形體態，顯得優雅高貴。女童則以活潑的動態與之呼應。（請上網Google搜尋梅嶺美術館）

可惜【庭園一隅】因裱畫店老闆的疏失，忘記送件，誤了收件時間，以致無緣參選，吳梅嶺相當難過。後來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他就把這張圖放在朴子農會的地下室避難，經過了5、60年，直到1995年才在農會地下室的倉庫被發現。



錯失參賽的【庭園一隅】，在地下室避難60年才重見天日。
（嘉義縣梅嶺美術館提供）

吳梅嶺的兒子吳錫煌說：「父親在學校當老師時，早上都很早出門，到晚上才回來，媽媽時常說家裡彷彿是菜館，只回來吃飯、休息而已，他都在忙學生、學校的事情，做他的朋友比做他的家人幸福。」

他的學生顏長裕說：「吳老師在黑板上先掛一張畫，然後他自己就先畫，一邊畫一邊講解，告訴同學說今天要畫靜物或是什麼，他一定會在黑板上示範一次給同學看，然後再讓同學畫；同學畫的時候，他也是一面走一面教，他會走到某位同學面前進行指導，那一個地方如果再怎樣畫會更好。…他不要同學一定要跟他畫同樣的東西，你就是要有變化，有自己的想法，要怎樣畫都可以。他不會像一般教條式的教學，一定要同學跟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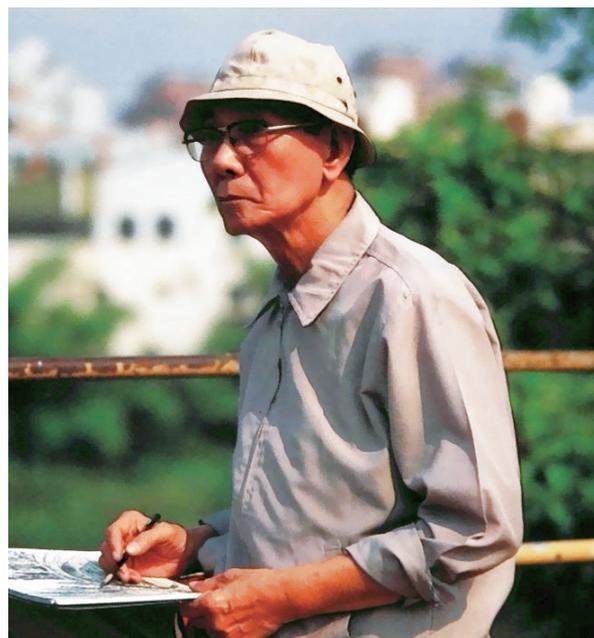
畫得一模一樣。」

吳老師不只在美術教室裡頭佈置一個美的環境，他也非常重視校園空間。學校中間就是一個大花園，每間班級教室的外面還有一個小花圃，讓學生自己經營。

曾任國立歷史博物館館長的黃永川先生說：「美術教育是應該教導學生讓他能夠欣賞美，能夠把這個美應用到身上、你的生活、你的人格裡頭，很自然地耳濡目染。他（吳梅嶺）的美術教育就是製造一個美的環境的教育作為基本開始。你能畫畫你就去畫，畫不好也沒關係，他就是鼓勵你，然後把好的拿給大家看，這就是鼓勵的心。畫的不好，他也是笑一笑，沒有責備。」

黃明堂說：「老師就像是一個園丁，在學校裡，不管晴天、雨天，他都戴著斗笠，早晨六點多，就去修剪花草樹木，我當時每天去學校上課，經過校園的時候，一股非常美的那種感覺就湧上來，老師是那種很美的環境的創造者。」

1939年生於嘉義朴子市的陶瓷藝術家楊元太說：「他（吳梅嶺）告訴我：『生活要儉樸，勞動就是一種運動。』他還告訴我說：『不要吃太好』，還有：『凡事要善解』。所以，與其說他



一位好老師對學生的影響應是言教與身教如一，吳梅嶺就是。
(嘉義縣梅嶺美術館提供)

是對我在繪畫上有影響，不如說他是對我的生活有一個全面的影響，因為藝術創作的風格應該是根源於生活。」

由於學生對他景仰敬佩，1979年因而有「梅嶺美術會」與「梅嶺美術文教基金會」的成立，並發動興建「梅嶺美術館」。

2003.12.17，107歲，吳梅嶺先生安詳辭世於臺北寓所。



張天鈞小檔案

臺大醫學院內科教授、特聘教授。臺大醫學系畢業，臺大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專長甲狀腺及內分泌學疾病之診治，主要成果有：甲狀腺疾病之細針吸引細胞學診斷及其與預後之關係，甲狀腺眼病變致病機轉及治療，甲狀腺機能亢進症（葛瑞夫茲氏病）遺傳基因研究，輻射鋼筋污染之建築其對甲狀腺之影響，甲狀腺未分化癌再分化方法之研究等。曾任中華民國內分泌學會理事長。